

◇尘世写真

中年女人的翅膀

[南京]顾建虹

上班的地铁上,我百度了一下,发现又一篇文章发表了,赶紧和好友春分享我的快乐。春在服侍她行动不利索的父母,为我开心的同时有些落寂,絮絮叨叨和我感慨。服侍老人累得她日夜休息不好,也束缚了她的手脚和理想的翅膀。这让我想起曾经也是围着锅碗瓢盆的我。

十几年前我辞职回家生了老二,做了全职太太。有次吃饭,十岁的女儿冷不丁说:“妈妈,人家的妈妈都上班,只有你没有工作,好像也没有梦想,整天除了做饭洗衣服,就是管我和我弟,看着特没劲。”我一愣,夹菜的手停在空中,很尴尬。现在的孩子说话真狠,专挑软肋捅,还不用麻药。老二倒是格外仗义,嘴里嚼着鱼肉,嘟囔着说,“姐,你咋那么笨!妈妈的梦想就是让你考第一名呀!妈妈,你说的是吧。”我愣在空中的手放下来,随即笑了笑,没说话,给儿子夹了一筷子鱼肉算是奖励。

我理了理鬓角那几根怎么藏也藏不住的白发,心里五味杂陈。虽说童言无忌,但这童言有时候比手术刀还锋利。孩子们哪知道我念大学的时候曾是文艺女青年呀。那时候我身高一米六八,腰围一尺有八,一身白裙,眼神有光,走路优雅飘然,听窦唯的摇滚,哼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,读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和卡耐基的《人性的弱点》,还梦想是去撒哈拉流浪或者开个花店。如果穿越看到后来自己只会整天在厨房折腾,估计会上去把自己掐死。

生活就像精明的屠夫,他不杀你,而是一点点地剔你的骨头,去你的皮。我和老公刚结婚时,还会聊诗和远方,后来有了孩子,聊的就是奶粉和尿不湿了。再后来有了老二,聊的是老大的补习班和二老的兴趣班。文艺女青年变

俗妇,不是一夜之间,而是温水煮青蛙,不知不觉就俗了。中年女人的梦想是被日子剁碎了揉进饺子馅里、熬进骨头汤里、擦进马桶的污渍里的。你问我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,我会告诉你,是孩子期末能进前五名,是老公生意越做越大,是老人体检报告指标都合格。虽说听着挺俗,但就是这些俗不可耐的愿望,在撑起这个看着还算体面的家。

女儿觉得我没梦想,是因为她的视线被那些理所当然的幸福挡住了。她只看见换季时更新的橱柜衣服和床上用品,却看不到我洗刷刷累得直不起身。她只看见每天不同花样的一日三餐,却看不到我时间都花在了翻烂的中西餐教程书上。周末更忙,不是在厨房就是在接送他们去兴趣班的路上。一个不上班的人,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无休。我把自己梦想的翅膀拆了下来,给孩子做了盔甲,给老公做了靠背,给老人做了拐杖,唯独忘了自己。

终于熬出头,女儿工作婚姻顺利,儿子成绩不错,个子比他爸还高了。我的注意力转向自我,开始重拾旧梦。那个曾经焦虑的我不见了,那个家庭妇女不见了。

晚上下班回家吃饭,女儿扒拉着碗里的饭,冷不丁地凑过来说:“妈妈,我觉得你这几年变化真大,越来越忙,脸上笑容越来越多。工作的同时还做那么多兼职,又是做公益,又是办读书会,还挤出时间写作,精力旺盛得像打了鸡血。以前总盯着我们问东问西,现在我和弟弟反要追着排队和你说话。”我哈哈一笑,是啊,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翅膀。

女人的翅膀,尤其中年女人的翅膀,总有那么多牵绊。只是我运气好些,在还能飞的时候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。

◇心灵点击

生命的淡香

[南京]吴瑕

和一群捐友坐车去参加遗体捐器官捐献缅怀活动。得知一个捐友的事:浦口校区大学生小赵患上极为凶险的恶性肿瘤,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援助下,获赠捐款近40万元,持续了3年的治疗,小赵还是走了。后来小赵的角膜在苏州让盲人重见了光明,小赵父母强忍失独的痛苦双双做兼职,每年向当地慈善总会捐赠打工所得。志愿者日,赵家父母向慈善总会累计捐赠40万元后,发朋友圈说:爸妈今天捐赠完了社会给你捐赠的数额,从此可以安心想你了,安心过余生,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好人,愿你们一生喜乐平安……一张电子收据截图、一张母子的亲密合影,笑容甜美。仁者爱人,善者同行,让人泪目。

我曾在残疾人作家培训班认识了来自南通全盲的许波银同学,后来才知道,许同学18岁入伍,20岁在云南自卫反击战中做排雷敢死队时,为掩护战友,双眼被地雷炸成一级盲。退伍回老家后,主动学习按摩推拿,然后开了按摩店自食其力。他握着我的手说,比起长眠在云南战地旁边的战友,他很幸福了,退休金够他生活。每天只要不下雨,他都在人流密集的广场给市民义务按

摩、推拿,他还是南通红色宣讲团宣讲员之一。他让我带着去残疾人之家义务按摩推拿,并展开歌喉:也许我告别,再也不会归来,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?我接上:如果是这样,我不会悲哀,共和国的土壤上有你们血染的风采。我抚摸着他手掌里残留的子弹片,他让我看他耳朵上密集的伤疤,说大腿、腰部都有弹片和很长的伤疤,都是当年的痕迹,说伤疤长如龙,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我刚松开他的胳膊看手机,他就差点撞到了花架子,我流着他看不到的泪,把他的故事搬上《盲人月刊》、《铁军》杂志和《我的夜不再黑》一书里。我捐赠器官的念头更强烈了。

混迹南京多年,努力向上毫不松弛,工作、房子、爱好也达成了我想要的理想模式。我办理了遗体捐赠手续,淋过雨懂得为别人撑伞,希望我的眼角膜能让盲人从漫长的黑夜重见光明,少一分残障的苦,提升生活质量。

我敬畏那些向死而生的馈赠,不再受永别的考验。若是生命终需向时光谢幕,就以胡杨永恒千年的姿势去礼赞生命的淡香。

◇铭心一刻

“好的”

[连云港]周恒祥

一个文友在朋友圈里写他照顾老父亲,让我心生感慨:清晨六点半,闹钟还没响,隔壁房间传来父亲的咳嗽声。我知道他又醒了,在等我起床给他量血压。我翻身,朝门外应了一声:“好的,这就来。”这几个字从卧室的门缝里挤出去,轻飘飘落在父亲的耳朵里,他便安心地继续躺着等我了。

“好的”,一个多么寻常的词。寻常到我们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可细细想来,这轻轻的两个字里,藏着多少生活的温度啊。

前几日,妻子临出门时回头说:“下班记得买瓶酱油回来。”我正在看报,头也没抬地回答:“好的。”待她走后,我才想起,昨天也答应过要买的,结果忘了,于是在手机上设了提醒。傍晚我提着酱油进门,妻子正在炒菜,回头冲我笑了笑。那一笑,便是“好的”之魔力了:它让对方的心落了地,知道自己被记挂着,被在乎着。

说“好的”之人,心里装着另一个人;听“好的”之人,从这两个字里尝到了被在意的甜。“好的”,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词。

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,回家路上接到老同事电话,说有急事,要我帮忙查一份几年前的资料。那天风很大,我缩着脖子往家赶。我说:“好的,到家就帮你找。”回家找了半小时,终于把那份资料拍给他。他回复:“太感谢了,这么冷的天麻烦你。”我看着忽然觉得身上暖了。

原来,说“好的”之时,心里是热乎的:这人来人往的世界里有人需要你,还有人愿意麻烦你。“好的”,是一阵暖意袭来,从心口蔓延到四肢,连冻僵的手指都有了温度的词。

前些日子,老友发来微信:“周末有空吗?想找你聊聊。”我正要回复“看情况吧”,却删掉了,打了两个字“好的”。周末那天我们从下午聊到黄昏。他说起工作和家庭的烦闷与压力,我多数时候只是听着。倾听,是最好的共情。临别时他拍拍我的肩:“谢谢你愿意听我唠叨。”我忽然懂得,那一声“好的”,其实是在说:我愿意。愿意为你腾出时间,愿意分担你的情绪,愿意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,慢下来陪你坐一坐。“好的”,是一个乐意的词。

“好的”这两个字,看似被动接受,实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选择让他人走进自己的世界,也选择走进他人的世界。选择用善意回应这个世界,也选择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

生活大抵就是由无数个“好的”串起来的。对家人说“好的”,对朋友说“好的”,甚至对陌生人的求助说“好的”。每说一次,心里的某个角落就柔软一分。每当听到别人对自己说“好的”,便觉得心里一阵暖意袭来,像是有人轻轻披了一件衣裳在肩上。

当生活再问我们“可好”的时候,不妨也回它一声“好的”。

◇七彩人生

水汽里的老张

[济宁]党同财

突然听说老张去世,老张,一个我只知道姓氏,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,很好的一个老人。

大概七八年前,冬天周末,我去农贸市场买菜。买鱼时,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一位老人:身材矮胖,上身穿深色羽绒袄,下身是黑色裤子,脚下是一双棉皮鞋;圆圆的脸上绽开几条褶皱,眉目间带着和蔼的笑容;花白的寸发平整干净。蓦地看到,我感觉十分熟悉,可想起是谁。我还在看着他,他却笑着和我打招呼:“你也买鱼啊?”“是啊,买条鱼吃。”我连忙回应。打完招呼,他拎着买的鱼走了。我却一直在想他是谁啊。回去快到小区门口时,看到“碧水蓝天洗浴中心”几个大字,原来刚刚遇到的是搓澡的老张。我哑然失笑,这几年见老张时,他都是在浴室里,穿条大裤衩,突然见到衣帽整齐的老张,难怪一时之间想不起来。

我常去这家澡堂洗澡,一来二去,就和老张熟识了。冬天,每个周末的早晨,我都去,在氤氲的水汽中走进浴池,适应水温后,把手臂搭在水下的台阶上,半躺半坐地让全身都泡在热水里,只剩一张脸露出水面——这是让我十分惬意的姿势。感觉身体渐渐燥热,汗水在额头隐隐出现的时候,就可以走出浴池,让搓澡工搓澡了。那时候,很多客人和我一样,宁可多等一会儿,也要让老张搓。因为老张搓澡从不应付,不论后面有多少活儿在等着他,他都会认认真真地为每位客人做好服务。

老张将搓澡床仔细擦洗后,才让客人躺上去。老张一般先从客人的右手开始搓洗,把客人身体的每一处都搓洗到位,搓洗的力度也拿捏得刚刚好,既搓洗干净,又不会让客人有疼痛不适的感觉。

此外,老张还有附加服务,他往往会抓起客人的手掌,将客人手臂拉直,然后轻轻抖一下腕部,再快速地将每个手指一拉一推,就听到从臂部到手指各处关节“啪啪啪”地连续响起来,松动关节之后,整条手臂和手掌都感觉特别轻松。

除了帮客人松动关节,他还会在手掌心和脚心等部位用拳头或按压或捶打。完成搓澡后,客人坐起来时还会在客人双肩按压捶打几下,帮客人缓解疲劳和不适。有的客人说,老张的这几下推拿动作,堪比专业推拿店里那些师傅的手法。

搓澡完成后,在雾气腾腾的淋浴下冲洗掉身上的泥灰,整个人从内而外的清爽。

一次搓完澡后,在更衣室听到几位客人聊天,说起最近老张和澡堂里其他三位搓澡师傅发生矛盾的事情。因为有太多客人宁愿等着也要找老张搓澡,导致其他三人的收入与老张的收入差距过大。三人心理上难以接受,洗浴中心的女老板将事情看得很透彻,直接表示,老张搓澡技术好,对待客人真诚,很多客人就是冲着老张才来自己这儿洗浴的,你们走可以。辞退老张,没门。

老张在洗浴中心干了五六年时间,有一天突然辞职了。老板娘满是遗憾地说:“他儿子不让他干了,说他都过了‘吃肉’的年纪了,不能再干了,接他享福去了。”在鲁西南,以前老人六十六岁是要隆重操办一下的,亲朋好友都会拿一大块猪肉作为寿礼,所以人们常常用“吃肉”的年纪来表示老人六十六岁了。

老张“退休”后,七八年一晃而过,除了那次“偶遇”,再次得到老张的消息,竟是他因病去世。老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,一个把一件小事做到尽心,把一份本分守到终了的老人。

澡堂里的热气还在,老位置还在,可那份妥帖、那份厚道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他这一生,平凡得像澡堂里的一缕水汽,不起眼,却实实在在暖过人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